

李桐森
陈瑞峰
合编

三蒸骨疑案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三 蒸 骨 疑 案

李桐森
陈瑞峰

合 编

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蒸骨疑案/李桐森,陈瑞峰合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10

ISBN 7-80094-080-2

I. 三…

I. ①李… ②陈…

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869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县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50 千字插页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8.60 元

内 容 简 介

明正德年间，河间府出了一桩蒸骨奇案。肃宁县举人王松廷赈济灾民，惹恼了当地豪绅黄文登，黄诬告王举人兄妹通奸，两家诉诸公堂。公堂对簿，稳婆受贿，诬陷王举人之妹已有身孕，王小姐含冤碰死公堂。县令助纣为虐贪赃枉法，无赖灭绝人性杀妻换尸。府衙检验，小姐腹中竟剖出死婴！案情扑朔迷离，一波三折。王妻上告府院，冤情依旧；杜秀才乔装私访，花园觅尸。傅元帅提审疑案，洗冤叟蒸骨三验，终使真相大白，冤案得以昭雪。

目 次

第一回	王松廷善心遭祸 黄文登恶语害人	(1)
第二回	周稳婆血口喷人 王小姐碰死公堂	(12)
第三回	王举人击鼓鸣冤 张知府剖腹验尸	(24)
第四回	刁皮顺毁尸灭迹 张玉兰夜探监牢	(35)
第五回	闾府衙侠女遭难 巧相遇秀士报恩	(46)
第六回	杜聪阿仗义写状 张玉兰含冤闹堂	(55)
第七回	老知县计害良善 小狱卒巧斗恶官	(64)
第八回	陈大人昧心断案 杜秀才定计喊冤	(73)
第九回	察隐情秀才阅卷 审冤案帅爷升堂	(83)
第十回	大贤士乔装私访 小丫鬟吐露真情	(93)
第十一回	入虎穴巧占灵卦 设法坛智取供词	(103)

第十二回	傅元帅升堂审案 靳作作蒸骨验尸.....	(114)
第十三回	下肃宁查找真尸 入县衙访寻人证.....	(127)
第十四回	访淘气顺藤摸瓜 寻人证大海捞针.....	(138)
第十五回	找李标夜入古庙 查女尸偷赴花园.....	(148)
第十六回	花园内起尸捕人 公堂上蒸骨验血.....	(158)
第十七回	胡涂官胡判命案 洗冤叟雪洗民冤.....	(170)
第十八回	矮窗外探明祸根 高墙内查清真伪.....	(184)
第十九回	破疑案老叟蒸骨 现原形小丑跳梁.....	(196)
第二十回	动怒火公堂问斩 含悲泪长亭壮别.....	(208)
后 记		(219)

第一回

王松廷善心遭祸 黄文登恶语害人

县令贪赃枉法，恶绅贿赂官衙。
良善之家受欺压，多少血泪旧话。
妹被冤死堂下，兄在铁牢关押。
老叟蒸骨逞豪侠，方解尸变真假。

话说在明朝正德年间，直隶河间府肃宁县遭了一场大灾。炎热的夏日里，天空上黑压压一片蝗虫铺天盖地飞来，把地里的庄稼全吃光了。到了残秋季节，家家颗粒未收，户户炊烟已断。粮商官府对此惨景不但不管，还加紧催讨苛捐杂税。富户的粮米囤积如山，粮价越涨越是不卖。饥民们把树皮、草根儿都吃光了，眼看着活不过冬天去了。有的沿街乞讨，有的卖儿卖女，也有的躺在炕上等死……这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饥民们没有别的活路，只能拉家带口外出逃荒。

这一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哭哭啼啼离了家乡，刚走上官道，就听前面有人大声说道：“诸位万不可背井离乡去逃荒，这年月到哪里都找不到一口饱饭哪！你等先将老人和孩子送回去，然后到我家去取粮米。只要我有吃的，就不能让大家饿死。”众人抬头望去，正前方迎面走来一人。见此人：三十多岁，身高七尺，面如古月，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唇红齿白，大耳朝

怀。头戴绣花巾，正中镶美玉，后垂双飘带，迎风飞舞。身穿红梅宝蓝衫，潇洒淡雅。鹦哥绿的中衣，青缎子粉底矮靴。大家认识，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远近闻名的大善士王松廷！他将众人劝说回去，然后回府开仓赈济。

王松廷是何许人？他哪里来的许多钱粮赈灾呢？这就要从他的先辈说起了。他是忠臣之后。父亲王忠一生为官清正，在他就任宛平县知县时，有一天夜晚，权奸刘瑾派人押送一名罪犯到宛平县，命王忠连夜将罪犯处死。人命关天，王知县怎敢草率行事？他立刻提审。原来这名犯人是刘瑾侄儿刘林的教师，名叫张刚。只因为刘瑾派他刺杀忠臣兵部大司马王守仁，张刚不从，才被押来处死。王忠很是不平，当夜就将张刚放走了。他看到权奸当道，没有好人的活路，一气之下，挂印弃官，带着夫人韩氏、儿子王松廷和女儿王瑞英逃离宛平县，到肃宁县王家台落了户。从此弃官为民，一家四口清苦度日。

王忠弃官之后，忧国忧民，忧伤成疾，不到三年就一病不起了。临终前，他把王松廷叫到床边，流着眼泪说道：“儿呀，我只怕是不久于人世了！你要好好孝养母亲，照看妹妹。当今朝政腐败，仕途艰险，千万不可做官。但为人要正，处事要公，别人遭难，我们倾家荡产也要出力相助。”说罢，抛下母子三人，就一命呜呼了！

王忠死后，母子三人苦度日月。过了几年，王松廷在丁卯科考中了举人。可是家境越来越窘迫了，本来就没有多少积蓄，几年来坐吃山空，已经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了。面对这个穷家，王松廷心乱如麻，一筹莫展，整日唉声叹气。这一天，他信步走到门外，仰望天空长叹：“天真有绝人之路啊！”正在这时，忽然听远处传来说笑之声。他举目望去，见迎面来了一匹

小黑驴，驴背上端坐着一位俊俏的姑娘，旁边跟着一位老者。二人说说笑笑走到门前，只听老者说：“到啦！孩子，下来进去吧！”姑娘翻身下驴。王松廷仔细观看，只见她：

头上青丝如墨染，一朵小花插鬓边。

瓜子脸，桃花面，柳叶眉，杏仁眼，

鼻似悬胆牙赛玉，樱桃小口红一点。

粉中衣，蓝花衫，丝绒绣鞋脚上穿。

端庄俏丽不平凡，好似仙女到人间。

王松廷刚要上前问话，姑娘赶着小驴已经进院了。他跟在后边，看着姑娘和老者拴好驴，直接进了上房。王松廷跟进上屋，听到那老者说：“玉兰哪，这就是宛平县王老爷的夫人，你就叫娘吧！”

姑娘走到韩夫人面前，飘飘下拜：“娘，孩儿给您行礼了！”夫人一愣：“我们素不相识，二位认错人了吧？”老者说：“没认错。当年刘瑾差人把我押送到宛平县处死，是王老爷赠银五十两救我逃走。结果害得王老爷挂印弃官为民。这些年，我同女儿浪迹江湖到处卖艺访寻恩人全家的下落，听说恩公大人已经故去了，我们父女痛不欲生啊！今日我把女儿送来，愿许配给你家公子，让她孝敬夫人，侍奉公子。夫人若嫌小女丑陋笨拙，可以把她当个丫鬟，我们为奴作婢，也要终身侍奉，以报救命之恩！”老夫人一听，来者原来是张刚老义士，她连连摆手：“张老义士父女的美意我们心领了，可是自打老爷去世以后，家业凋零，生活困苦，再不能添人进口了，请贤父女另作他图，恕不挽留。”姑娘忙说：“娘，您不必为难，我在家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早已饿惯了。”父女俩进门时老夫人没有细看姑娘，一听张刚说要将女儿许配给松廷，又见姑娘执意要留下，这才听

着姑娘上上下下地看了起来。老夫人暗自欢喜，心想：这姑娘生就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个儿不矮不高，身材苗条，人又伶俐乖巧，这真是天下难寻，地上难找，我要有这样的贤儿媳该多好！老夫人越看越爱看，不由得拉住了姑娘的手。张玉兰一看有台阶下了，急忙说道：“爹，娘喜欢我，舍不得让我走，你就一个人回去吧！”王松廷一听，得，这姑娘赖在这儿啦！忙说：“娘，不能让她陪着咱们过苦日子，请他们走吧！”张玉兰回头看着王松廷，不高兴地问：“你是谁？”老夫人笑了笑说：“光顾了说话了，还没给你们引见呢。张老义士，这就是犬子王松廷。”玉兰瞪了王松廷一眼：“哼，你不乐意，娘乐意了！”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老夫人被姑娘缠得没有办法，只好说：“那就留下做老身的义女，婚事以后再说。”玉兰脆脆生生地叫了声：“干娘！”张刚说：“也好。等以后家境好转了再成亲。”说罢起身告辞，老夫人再三挽留不住，只好同松廷、玉兰将张刚送到大门外。张刚抱拳说了声：“请留步，我们后会有期！”

张刚走后，老夫人拉着玉兰的手回到了上房，命松廷叫人把东厢房打扫干净，把玉兰的东西搬进去。王松廷答应一声，转身要走，玉兰忙说：“只把行李搬到厢房，把驴背上那个小箱子抬到这儿来。”

王松廷走出房门，老夫人望着儿子消瘦的背影，长叹一声，眼圈一红，泪就下来了。玉兰说：“娘，您别发愁，让我哥哥去做买卖，咱们的家境就会好的。”老夫人苦笑一声：“吃饭都困难了，哪里还有钱做买卖呀？”娘儿俩正在说话，王松廷急步走来，他问玉兰：“你那箱子里是什么宝贝呀，两三个男的都抬不动？”玉兰笑了笑说：“几个大男人真没用，还是我来吧！”

玉兰出去不大一会儿，一只手提着箱子走了回来，她像没

事儿似的，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这可把王松廷给惊呆了，脱口而出说道：“好大的力气！”

张玉兰走到老夫人面前，把箱子轻轻地放在地上，回身看了看没有外人，又去把房门关上，这才对王松廷说：“娘说要你去买卖没本钱，你过来把箱子打开，看看里边装的是什？”

王松廷走过去把箱子盖一打开，母子二人全都睁眼了！只见那箱子里白花花的银子，黄澄澄的金子，五颜六色的珍珠、玛瑙，还有古玩、玉器……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老夫人看着看着由惊变喜，由喜变怒，她抬起头来，盯住玉兰问：“这是干什么？”玉兰说：“这是爹爹给咱们家的。”老夫人又问：“你们不是走江湖卖艺的吗，哪里来的这许多金银财宝？”玉兰说：“这……”老夫人正言厉色地问：“你们父女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正经人家，不能留不明不白之人，更不能收不干不净之财！”玉兰慌忙跪在老夫人面前：“娘！您多心了，我们父女是清白之人，这财宝的来历也是光明正大的。老爹爹领着孩儿跑江湖卖艺，并非生活所迫，实是为了寻访恩人。当访明了你们的下落，得知恩官大人故去后你们的家业败落了，老爹爹便领着孩儿回去变卖了祖上留下的全部家产。先祖曾做过大官，这些珠宝玉器就是祖上留下来的。老爹爹要报救命之恩，才将孩儿和这些财宝送来。他为了不让你们退回这些财宝，从此便远走高飞，浪迹天涯，四海为家，我们父女再也不能常见面了！”张玉兰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老夫人流着眼泪扶起玉兰，把她搂在怀里：“好孩子，是娘错怪了你们！老身决不辜负你们的美意，待你父归来，选定良辰吉日，就让我儿与你完婚。”

张刚走后，不久托人捎来书信，说 he 已去江南访友，归期无日，请老夫人给孩子们操办婚事，不要等他。老夫人知道张

刚不会回来了，便做主给玉兰和松廷完了婚。婚后，聪明贤惠的张玉兰，孝敬婆母，伺候丈夫，疼爱妹妹，夫妻感情好，姑嫂感情好，婆媳感情更好，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有张玉兰操持家务，王松廷就腾出身来到县城经商，用岳父所赠的银钱作资本，开了两个商号。因为他买卖公平，对待伙计又体贴宽容，东伙同心，买卖兴隆，不久又开了几个联号，王松廷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了。刚过上好日子，王松廷的母亲就故去了。

王松廷乐善好施，谁家有个天灾病业，婚丧嫁娶为难住了，他总是有求必应。王家台后街是有名的花子街，住着许多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人，多以乞讨为生。每逢年节，王松廷都要叫下人挨门挨户送些钱、粮过去。百姓们很感激他，都叫他王大善人。日子一长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王松廷的济贫扶危很是不满，背后说他收买人心。唉！办好事儿，落不是，遭祸事，好心不得好报的事净让好人摊上。王松廷的乐善好施，救了不少人，也给自己埋下了家破人亡的祸根。

当王松廷看到蝗虫灾害，百姓嗷嗷待哺的凄惨景象，心中万分不忍，便和妻子玉兰商议赈济灾民之事。玉兰说：“全县遭了灾，咱们当然不能看着乡亲们饿死，可是咱一家哪有那么多粮食救济呢？”王松廷说：“我想把肃宁县的富户都联合起来，大家开仓放粮，就可以帮助乡亲们度过荒年。”次日，王松廷首先到了离王家台五里的黄家台土财主黄文登家。

这黄文登与王家是儿女亲家。那是王忠在世时，黄文登想巴结做过官的王忠，常到王家登门拜访，知道王忠有个似花如玉的女儿，便央媒人为自己的独生儿子黄奎求婚。王忠见黄奎相貌堂堂，一表人才，配得上自己的女儿，夫人韩氏也同意，就

订下了这门亲事。如今，王松廷想联合救灾，首先想到了这门亲戚。王松廷来到黄家，把来意一说，黄文登的脸就沉下来了，他说：“我家空有富家首户的虚名，实底儿贤侄不是不知，也只能刚够全家老小的温饱，哪有多余的粮食去救济他人。这件讨好民心的美事，还是留给贤侄去办吧，老夫实在无能为力。”王松廷又去过几家，都碰了钉子。回家和妻子一商量，就在王家台开放粥锅，一天放两次，第一天每人每次一碗，第二天每人每次两碗，第三天开仓放粮。有病在床不能领的，王松廷就让人送去，还请郎中去医治，直到病好为止。消息传开，外村的饥民也来了，仓里粮食很快就放完了，怎么办？王松廷派人到外地去收买粮食，回来贱价出售。这样一来，当地粮商、富户的粮食便都卖不出去了，遂对王松廷恨之入骨。

单说黄文登，这些日子像火燎腩似的，坐卧不宁。他想趁灾荒高抬粮价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饥民们都骂他是黑心狼，是见死不救的恶鬼，他恨透了王松廷。

这一天，黄文登正在厅内来回踱步，心里七上八下地合计着。家人来报：“有一对夫妇被王府辞退了，想求您老人家赏碗饭吃。”黄文登没好气地说：“什么狗男女，也想在我这儿混饭吃？叫他们滚蛋！”家人应声欲走，又被黄文登叫住：“慢！哪个王府辞退的？”家人说：“就是王松廷王举人府上。”黄文登的小眼睛一亮，忙说：“领他们来见我！”家人答应一声，出去不大一会儿，领着一男一女走了进来。

这是一对儿小人，是货真价实的狗男女，男的叫蒯江，女的是蒯朱氏。他们是外地人，三年前来到肃宁县谋生，因病被困在招商客店里，连吃带住，欠了一屁股债还不清。王松廷听说后，去店里替他们还了债，叫人把他们接到家里治病调养。

这二人病愈后，死活也要留下来当仆人报恩，王松廷只好把他们留在府里。起初这夫妇二人手脚还勤快，办事还认真。日子一长就显露原形了，男的吃喝嫖赌，女的奸懒馋滑，这俩人各有所好，都不是什么正派人，只有一点相同，都是三只手，爱偷东西。王松廷有个玉石扳指儿，是祖传之宝，洁白无瑕，光泽照人，实为上品。蒯江听说这个扳指儿很值钱，就给瞟上了，趁人不注意，就来了个顺手牵羊，偷出去卖给古玩店了。说来也巧，古玩店掌柜的是王松廷的好友，他认得这个扳指儿。经过讨价还价，花三十两银子买下了。事后古玩店掌柜的拿着这个扳指儿去让王松廷辨认，王松廷一眼就认出是自家的传世之宝。他问明情况，买回扳指儿，回到家把蒯江夫妻叫到面前，指着扳指儿问道：“它怎么会跑到古玩店去了？”蒯江只好承认是他偷卖的，求王松廷不要把他们送官治罪。王松廷是位好心人，对这种事儿，得放手便放手，便对他们说：“只要日后改邪归正，我就不送官问罪了。这有五十两银子作路费，你们走吧！”

这一对儿狗男女离开了王家，蒯江就对老婆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咱们找个比他还富，还有油水的地方。”他们这才来到黄文登府上。他们进了大厅，抬头一看那位黄员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见此人：

扇风耳，分大小，秃头尖顶没脑勺。

三角眼，稀眉毛，酒糟鼻子歪歪着。

大板牙，黄焦焦，几根长髯颌下飘。

万字巾，头上罩，身穿蓝色绣花袍。

福字鞋，盛着脚，大红中衣镶金绦。

奇形怪貌人间少，小鬼见他吓一跳！

蒯江和朱氏看罢，刚要上前施礼，就听黄文登问道：“你二

人因何被王松廷辞退了？”蒯江一时答不上来，只是“这……这……这”了半天，还是朱氏心眼儿快，忙说：“还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臭事儿！”黄文登又问：“什么臭事儿？”蒯江一想：对，咱们就胡编，反正说瞎话也不犯死罪。他说：“我内人亲眼看见过他们兄妹通奸！”黄文登一听就急了，因为王松廷妹妹王瑞英小姐早已许配了他儿子黄奎，怎么又出了这种丑事？他粗声粗气地问：“真有此事？”朱氏说：“不信你去瞧瞧，王瑞英小姐已经身怀有孕，都显怀了！”这真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哪！黄文登心中暗想：别急，这是好事儿，我可以借着这件丑事退婚，然后告他个乱伦之罪，把他臭得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站不住脚！看你这个大善人还行善不行善。

黄文登收留了蒯江夫妇，次日清早，他叫人去请王松廷。

王松廷骑着马去黄家台，一路之上，他看见推车的，挑担的，逃荒的，要饭的，饥民们瘦得皮包骨，一个个饿得叫苦连天。他心如刀剐，不忍看这悲惨的景象，急催马来到黄文登的府门。油漆大门两旁写着对联，上联写：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继世长。横批四个大字：礼义廉耻。王松廷看罢心中不满，暗想：不问黎民疾苦，说什么忠厚传家？着实可恨！

王松廷叫仆人进去禀报，时间不大，老仆人出来说：“我家员外请您进去。”王松廷一看，黄文登没有出门迎接，就是一愣。他将马拴在门外的龙爪槐上，进府门，转过影壁墙直奔客厅。客厅内红毡铺地，黄文登一动不动地端坐在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摆着盖碗香茶。王松廷看见黄文登面沉似水，心里又是一愣，他急步上前躬身施礼：“老伯一向可好？小侄因家务忙碌疏于问候，望乞勿怪。”黄文登只是哼了一声，没有一句客气

话，王松廷心中不悦，但又想到自己的妹妹是人家未过门的儿媳，晚辈对长者总宜谦恭，忙说：“老伯将小侄唤来，不知有何指教？”黄文登说：“今日叫你来，是为了我儿的婚事。令妹也不小了，常言说女大不可留，我想让他们早日完婚。”王松廷一听，什么叫女大不可留？这话不该打你的嘴里说出来呀！忙说：“老伯打算何时给他们完婚呢？”黄文登不怀好意地眯缝着三角眼盯着王松廷一字一板地说：“三日后我派花轿去娶！”王松廷被惊呆了：“老伯，这太仓促了，婚姻大事岂可儿戏！”黄文登拉长了脸：“哪个与你儿戏，依你之见何时迎娶为宜？”王松廷说：“要去苏杭购买绫罗绸缎，还要赶置嫁妆，最少也得三四个月吧！”黄文登冷笑一声：“我看置办嫁妆是假，拖延时间是真，令妹早嫁出来，只怕是见不得人的。”王松廷一时摸不着头脑：“老伯，这话是从何说起？”黄文登说：“从何说起？你心里明白。我看令妹不能早日过门，那就把亲事退了。这样大家脸上都能过得去。”王松廷忍住气说：“您偌大年纪，怎么随便说出退婚二字？这万万不可。”黄文登把眼一瞪：“这婚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非退不可！”王松廷急了：“我妹妹谨守闺门，没有任何差错，你凭什么要退婚？”黄文登哈哈大笑：“好一个谨守闺门！我来问你，你妹妹还是个黄花之女吗？”王松廷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气得半天说不上话来：“你……你信口雌黄，羞辱好人！今日不说明白，我与你决不罢休！”黄文登一咬牙：“你非逼我讲出不可，也好，那就打开窗子说亮话，你们兄妹通奸，令妹已然身怀有孕了，你能赖得掉吗？我们是清白人家，能娶你们家的残花败柳吗？你这位道貌岸然大善人，到处收买民心，原来却是个败坏人伦的伪君子！”这几句话，就像当头打来一

声霹雳，轰得王松廷两眼冒火花，他大声怒喝：“住口！黄文登，你说出这等话来，真是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你恶语伤人，造谣诬陷良善，我要到肃宁县去告你！”说罢拂袖而去。这一经官非同小可，闹出了三条人命。